



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喜見中國科幻悄然崛起



◆2023「雨果獎」部分獲獎者共談科幻創作故事。

在成都遇見未來
Meet The Future

The 2023 HUGO AWARDS
雨果獎頒獎典禮



◆2023「雨果獎」頒獎現場匯集眾多來自全球的科幻作家及科幻愛好者。
新華社



◆海漣從劉慈欣手中接過獎盃。

◆2023「雨果獎」目前在成都揭曉。

「90後」作家海漣

中文小說獲「雨果獎」

在10月21日晚，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迎來重頭戲，「雨果獎」17個獎項和驚奇獎、北極星獎揭曉，全球幻迷通過「線上+線下」的方式共同見證了「科幻文學界諾貝爾獎」的誕生。「雨果獎首次在中國進行評選和頒獎，得到了全世界幻迷的廣泛參與，這也是有史以來非英語會員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會副主席、2023雨果獎評選委員會負責人戴夫·麥卡蒂(Dave McCarty)表示，獲獎名單中還有尼日利亞裔、波蘭裔作家的身影，充分體現了本屆雨果獎的權威性和世界性，顯示出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在思維和想像力上的交流與碰撞，「這也正是成都世界科幻大會的主題『共生紀元』的寓意。」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本屆雨果獎超25,000部科幻作品及個人參與提名，19類獎項共有114件作品或人員入圍。中國科幻作家海漣的作品《時空畫師》榮獲「最佳短篇小說」，插畫家趙恩哲獲「最佳職業藝術家」，幻迷河流、零始真共同創辦的科幻粉絲雜誌《零重力報》獲得「最佳粉絲雜誌」獎，中國作家及作品共獲三項大獎創歷史之最。

插畫家趙恩哲獲「最佳職業藝術家」

中國「90後」科幻作家海漣的作品《時空畫師》榮獲「最佳短篇小說」，成為繼劉慈欣、郝景芳後第三位獲得雨果獎作品獎的中國科幻作家。當雨果獎獎盃從「60後」的劉慈欣交到「90後」的海漣手中時，現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在兩代科幻人的交接中，中國科幻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中國科幻插畫家趙恩哲獲「最佳職業藝術家」，作品展示了他對科幻世界的獨特視角和創造力，充滿了硬核科幻美學風格。由中國幻迷河流、零始真共同創辦的科幻粉絲雜誌《零重力報》獲得「最佳粉絲雜誌」獎。

「《時空畫師》沒有英文譯本，創造了一個完全憑中文獲獎的歷史。」戴夫·邁卡蒂說，他看到了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幻作品，不管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非常驚人，「我在北美地區都能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幻作品，向全球幻迷傳遞和分享了非常多的好創意。」

「科幻文學編輯尋找的不是用某種語言書寫的故事，而真實、偉大和非常有價值的故事，只要有這些特點都會被發現。」世界科幻協會品牌委員會委員、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會聯合主席本·亞洛(Ben Yalow)說，中國科幻越來越多的作品被全球其他國家的編輯認可，正在成爲一種趨勢。

歷史與科幻交織成《時空畫師》

「從收到入圍通知到站在領獎台上，我一直在暢想這一刻，但當這一刻真正到來時，還是感覺如做夢一般……」海漣說，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科幻迷，感覺只要抬頭仰望星空，就會看到希望和曙光，讓理想照進現實。

《時空畫師》這部全中文的作品，為何受到全球幻迷的認可，在眾多優秀作品中脫穎而出？此書從故宮博物院閉館日驚現「幻影」開始，將歷史、推理、科幻相結合，追溯了一幅虛構的名畫創作以及「當時」的朝野權力鬥爭故事。因為小說並未完全架空真實歷史，讀來更令人有種亦真亦幻的恍惚感，感覺這或許是曾經發生在另一個平行宇宙中的事情。

歷史人物「趙希孟」，被賦予以純能量形態進入高維時空的超能力。為了創作《千里江山圖》，他一次次將精神抽離肉體，遁入高維空間，轉瞬遍覽天下山河，作為繪畫的素材。漸漸地，他不僅能掙脫空間的束縛，連時間的界限也可以打破。

同時，作品還不經意地提到了另一位畫家和他的奇詭之作：南宋畫家李嵩的《骷髏幻戲圖》。在這幅圓扇大小的畫面中，李嵩描繪了一幅傀儡戲的演出場景，一幅披衣戴帽的大骷髏，操縱着線板，指

揮着一幅小骷髏在表演各種動作。一個嬰兒好奇地爬向那個表演中的骷髏小傀儡……活人與骷髏、生與死，同時出現於畫面中，在中國古畫裏是極罕有的，也因此引起了後世的種種猜測解讀。在海漣筆下，這幅奇作也在時空中有了別樣的創作緣由。歷史的神秘疊加科幻的釋讀，令《時空畫師》呈現出既厚重又空靈的獨特質感，或許也是這部作品脫穎而出的原因之一。

「最終評價一篇作品優秀與否的權利，應該交給讀者。」海漣說，《時空畫師》是一篇歷史科幻小說，故事根植於本土文化，同時又有人性和普世的一些情懷，或許這就是它能打動人的原因。

權威性和多元性兼具

「最佳長篇小說」歷來是雨果獎的重中之重，美國科幻作家T.金費舍(T. Kingfisher)的作品《蕁麻和骨頭(Nettle & Bone)》有幸獲此殊榮。《蕁麻和骨頭》創造性地借鑒了許多熟悉的童話故事，創造了溫馨又危險的龍與地下城般的冒險。「最佳長篇小說」和「最佳短篇小說」分別頒發給了肖恩寧·馬奎爾(Seanan McGuire)的作品《溺水女孩之謎》和薩曼莎·米爾斯(Samantha Mills)的作品《兔子測試》。英國幻想文學作家特里·普拉切特的傳記作品《特里·普拉切特：充滿軼事的一生》獲得了「最佳相關作品」。

「最佳短篇作品編輯」頒給了享譽世界的科幻與奇幻雜誌《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的創始人兼總編輯尼爾·克拉克。他長期致力於發掘新興作家和推廣多樣化的聲音，為讀者帶來新鮮的科幻和奇幻作品。波蘭裔英國作家艾德里安·柴科夫斯基創作的《時間之子》系列小說(Children of Time Series)獲得「最佳系列小說」，該作品以其複雜的世界構建、深入的人物刻畫和科學概念的探索而受到廣泛讚賞。

由科幻衍生的漫畫、戲劇影視作品，在本屆雨果獎中得到充分體現。《蒼穹浩瀚：巴比倫灰燼(The Expanse: Babylon's Ashes)》獲得「最佳戲劇表現(短片)」，《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獲得「最佳戲劇表現(長片)」。漫畫《賽博朋克2077：大城之夢(Cyberpunk 2077: Big City Dreams)》獲得「最佳圖像小說或漫畫」。

特拉維斯·巴爾德里(Travis Baldree)依靠長篇小說《傳奇與拿鐵(Legends & Lattes)》贏得了「驚奇獎——最佳新人獎」。尼日利亞裔美國作家妮狄·歐柯拉福撰写的《阿卡拉塔巫(恩西比迪腳本)》獲得了「北極星獎——最佳青少年圖書獎」。此外，本·亞洛還將「大心獎」頒發給了博比·安布魯斯特(Bobby Armbruster)，以感謝其為科幻社群建設作出的突出貢獻。

「科幻小說作爲一種文學形式，其實是相對比較新的，但它一直在不停地發展，因爲它是講述我們人類本身的故事。」本·亞洛說，他最大的感受是幻迷在全球所有地方都存在，這是有史以來非英語會員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雨果獎評選，進一步推動了全球科幻文學多元化發展。

海漣：將傳統文化融入科幻故事是一個自然過程



◆海漣分享《時空畫師》的創作體會。

雨果獎，被譽爲「科幻界的諾貝爾獎」，自1953年起每年在世界科幻大會上頒發。此次是雨果獎頒獎典禮首次在中國舉行。據悉，「90後」科幻文學作家海漣以古代名畫《千里江山圖》爲靈感創作的《時空畫師》是入圍這一名單的唯一一部中文作品。獲「最佳短篇小說」獎項的海漣也成爲繼劉慈欣、郝景芳之後，第三位獲得雨果獎的中國科幻作家。

每種經歷都爲寫作提供養分

在接受採訪時，海漣表示，能夠獲獎他感到無比激動和榮幸：「科幻歷史上，很多作家可能只發表一兩部傑出作品後就不再繼續創作，相對於他們，我更幸運，能夠在這樣一個時代中持續地創作。」

海漣與科幻的緣分始於簡單的愛好。「起初，它只是一種自娛自樂，我並沒有太過認真。大約從2018年起，我開始真正沉浸在這個世界裏，投入心力去創作。」他說，「無論是硬科幻還是軟科幻，只要故事內有科學精神，並能寫出有趣的情節，這就是好的科幻。」

提及專業背景，海漣透露自己大學時主修的是經濟學，這雖然與他後來的科幻寫作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他認爲每一種經歷都爲寫作提供了豐富的養分，「所有的知識和經驗，都可能成爲創作的靈感來源。」

當被問及哪位作家或作品對他的影響最大時，他分享道：「國內的劉慈欣、潘海天和錢莉芳老師的作品給了我很大啟示。國外則是特德·姜的每部作

品，特別是《巴比倫塔》和《商人與煉金術士之門》。此外，我還非常喜愛日本作家石黑達昌的《冬至草》。」這位生活在深圳的新世代科幻作家本職工作是一名忙碌的金融行業工作者。「我的工作與寫作的直接關聯其實並不大。」他隨後解釋道：「但它讓我學會了自律，養成了有計劃地做事的習慣。」

「實際上，我每天閱讀的時長並不固定，大致在半小時到一個小時左右。因爲當我沉浸於文字時，閱讀與寫作往往交織在一起。」他說，工作日如果遇到特別繁忙或疲憊的日子，自己可能會選擇暫停，而在周末則會投入更多時間。

擅長創作歷史題材科幻

海漣擅長創作歷史題材科幻，代表作有《血災》、《龍骸》、《走蛟》等。他透露，近期創作的作品就受到了福建土樓的啟發，這種深具特色的傳統建築成爲他故事的載體。

他此次獲獎作品《時空畫師》的靈感就來自於中國宋代名畫《千里江山圖》。在當代中國科幻創作的浪潮中，將傳統文化融入現代故事的做法越來越受到創作者和讀者的青睞。對於這一趨勢，海漣表示，這並非一個刻意爲之的選擇，而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

他認爲，作爲中國人，中國的文化底色和社會特色已深深融入骨髓。「我們的文化和傳統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創作時只是將其呈現出來而已。」在過去，中國的科幻作品中往往充斥着對外國文化的仰望和模仿，但如今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中國的科幻作品開始更加自信地展現本土的文化和故事。

「怎樣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他表示，人類的想像力，以及每個民族獨有的文化和歷史，是科幻作品的靈魂。「我們的歷史和文化中有着能夠打動所有人的普世價值。」因此，將傳統文化融入科幻創作，不僅能夠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也能讓中國的科幻作品走向世界。

文：新華社

劉興詩：一位向後看的「幻哥」

特稿

劉興詩是一位地質工作者，也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科幻作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應上海少兒社《少年文藝》之邀開始寫科幻作品，1961年在《少年文藝》第7-8期發表「處女作」《地下水電站》，1963年發表《鄉村醫生》、《藍色列車》等作品。

在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期間，95歲高齡的劉興詩講了這樣一則故事：有一次，他和王晉康在武漢大學舉行講座，一位青年科幻作者遞上來一張紙條，問：「爲什麼社會大眾不關心我們的科幻？」劉興詩答道：「因爲科幻不關心社會大眾，社會大眾怎麼會關心你的作品？目前，社會大眾關心的是住房、醫療、教育，科幻關心了嗎？一些科

幻作品，動不動就是地球毀滅、外星人來襲擊以及虛無縹緲的未來世界。文學應該聯繫現實，科幻也應該關注社會大眾的生活，真正的熱點在這裏。」他將科幻的時態分爲：will be(未來式)，ing(現在式)，以及ed(過去式)。「沒有人寫，我來寫。」於是，他作品的視角向下，關注中國房改、中國足球，以及鄉村醫生、小麵館姑娘的愛情等一些凡人俗事。他的作品裏沒有宇宙的塵埃，只有腳下的泥巴；沒有奇異的外星人，只有平凡的普羅大眾；沒有歇斯底里，只有生生不息。因此，中國著名小說家葉永烈稱他爲「向後看的幻哥」。

劉興詩的觀點和寫作方向，是否會爲當下的科幻作家帶來一些啟示？我們拭目以待。



◆劉興詩與演員合影。受訪者供圖